

一条街道的世纪回响

杨亚伟

傍晚的雨来得急,退得也快。云层裂开一道金边时,我正站在防洪胜利纪念塔前。花岗岩的塔身被雨水洗得发亮,像一场水雾中的默剧,倏忽拉开帷幕——这便是哈尔滨中央大街与我的初见。

虽时至立秋,夏季的暑气还未完全消退,空气中混杂着雨后泥土的清新和烤红肠的香气,整条大街仿佛刚从水里捞起的琥珀,晶莹剔透里封存着百年的光阴。

中央大街不过1450米长,踩上去才发现它的厚重。马赛克面包石深深嵌在泥土里,据说每一块都沉入路基深处十几厘米,像一场跨越百年的埋伏。这些从黑龙江畔运来的顽石,早被游人的鞋底磨得圆润发亮,雨天泛着青黑的光泽,晴日又露出蜂蜜色的纹理。我试着用脚轻轻叩,竟听见空心的回响——原来时光早就在石头里凿出了隧道。

这些马赛克面包石不仅是地貌的标识,更是压缩的时光胶囊。每块面包石下都藏着1924年铺设时的工匠汗水,见证了中东铁路的汽笛声和松花江畔的百年繁华。

此刻,这条异国风情浓郁的商业步行街在夕阳下变成流动的舞台。如潮的人流中,穿短裙的姑娘举着马迭尔冰棍笑着跑过,她身后跟着戴卡通遮阳帽的小朋友,再远处是俄罗斯套娃店玻璃窗上跳跃的光斑。

建筑在此刻成为立体书页:老巴夺雪茄店的雕花铁栅栏还留着中东铁路时期的印记,教育书店的孔雀绿穹顶突然让巴黎圣母院的错觉苏醒,而抚摸秋林公司门前铜质商标时,脚下红肠混合着列巴的香气就从地底漫了上来。

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教育书店在夕照中更显庄重,让人联想到19世纪末新艺术运动浪潮中巴黎左岸的建筑灵感;而新艺术运动标志性建筑马迭尔宾馆,其二楼会议室曾见证1948年中共中央代表与民主人士商议新政协章程的历史场景,这段红色记忆已镌刻在鎏金底纹的历史印记中。

黄昏的百年老街突然变成沸腾的调色盘:汉服少女举着“哈尔滨2025”的文创雪糕自拍,直播主播的手机支架与百年老店的铜招牌碰撞出清脆的声响。俄罗斯套娃店玻璃上,倒映着

穿宇航员童装的孩子,他正数着面包石上的“太空步”。

穿亚麻衬衫的“老哈尔滨”与戴VR眼镜的背包客在红肠店前交错,俄语、东北话、英语和网络热词在此奇妙共生。看那对银发夫妇——老先生数着面包石教孙辈数学,老奶奶却忙着用AI翻译机与金发游客聊“俄式酸黄瓜”的家常秘方。

踩着面包石铺就的路面前行,每一步都像按下历史的回响键。马迭尔宾馆在夕阳下泛着柔光,恍惚间仿佛看到百年前的车马从雕花门廊驶过,载着俄式皮帽与貂皮大衣的喧哗。红肠店的玻璃窗蒙着水汽,店主操着东北口音招呼“尝鲜不”,烟火气与异国情调在此奇妙交融。

转角处遇见一位拉手风琴的艺人,他弹奏着《喀秋莎》,音符如金色的雨滴,与夕阳一同坠入街巷。琴箱里飞出的硬币落在面包石缝隙里,那清越的声响与哈肉联食品旗舰店飘来的百年红肠果木香气缱绻缠绕,竟在暮色中酿出一曲最鲜活的市井交响。

当最后一道夕阳从索菲亚教堂的洋葱头穹顶滑落,这条街的脉络在

我眼前变得清晰:那些被鞋底磨圆的凹痕是它的皱纹,孩子们跳跃的身影是它的新生,而面包石下潺潺流动的暗河,正是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百年老街从来不是凝固的标本,它比任何生命都更懂得呼吸——在清晨吮露水中的历史,在暮色里呼出璀璨的霓虹。突然想起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写的:“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此刻的中央大街,恰似一条凝结时光的溪流,潺潺流向经纬街的尽头。

日色渐沉,百年老字号餐厅亮起暖黄的灯,西餐刀叉的叮当声与冰糖葫芦的叫卖声交织成网,这条街的密码或许早已写进每一块面包石的纹路里——它的俄式穹顶与中式匾额,它的历史与烟火,从来不需要被解读,只需用脚步丈量,用心感受,就像此刻满街的人潮正用体温证明:有些温度,连时间都舍不得风化。

防洪胜利纪念塔的灯光倏然亮起,中央大街与哈尔滨的共呼吸变得清晰:一个以百年底蕴承接晨露,一个用万家灯火诉说新生——而这场对话,永远始于下一块面包石的脚步声。

小名的岁月温度

蒋卫恒

儿子结婚那天,一位老街坊一高兴竟当着众人叫我大宝。有人提醒后,她感觉失言了,忙着道歉。旁边人忙打圆场:“小名叫到老,这不挺好嘛。”我一点也不怪,感觉十分亲切,心里暖暖的。

我的小名叫大宝,不仅家人这么叫,连外人也跟着叫,街坊男女老少都叫。有一次家侄也叫,被父亲狠狠训斥了一顿:“大宝的名字也是你叫的,真不懂事。”

我的小名是外婆起的。我有两个舅舅,外婆很少住他们家,印象里外婆始终在我身边。那时家里屋小,兄弟姐妹也多,住得拥挤,屋里的大呼小叫声不断。

“大宝,起床了。”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寒暑假,外婆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叫我。等我洗好脸,她总会塞给我两个鸡蛋。据说,那些鸡蛋都是用童子尿泡过的,味道很奇怪,甚至有点难吃。外婆对我母亲说:“大宝这么瘦,说不定是在学校里饿着了,用这个方子能补补。”

夏日清晨,外婆总是起得特别早,等我揉搓着惺忪双眼醒来时,外婆已从河边回来了。她左手拎着水桶,右手拿着棒槌,水桶里是给一大家人洗好的衣服。

她为我备好了洗脸水,才叫我起床。屋后放着钓鱼竿,她催我早点去钓鱼,说早晨太阳不毒,河边的参条鱼特别多。待到日上三竿时,“大宝,吃早饭啦”的脆亮声音,就会在河埂上扬起,唤起我肚子的“咕咕”叫声。

“大宝,回家吃晚饭啦!”操场上,玩疯了的我总被外婆叫回。那时,我人虽小,却很不愿外婆在学校叫我小名,我怕同学们跟着“大宝、大宝”地叫,我会感到很没面子。我对外婆说:“今后,不要叫我小名了,现在同学们都不叫我的大号了。”外婆总满口答应,可第二天就忘了。

“大宝,赶快来烘火啦。”大雪天,外婆总提前给我起火装坛,放进火桶里。小学离家很近,我每天去学校上学,两只小手冻得红彤彤的,像刚长成的胡萝卜。每天放学回到家,外婆特别心疼,便早早地起好火坛,上面架着铁栅,坐在火桶里,穿着棉鞋的双脚搁上面,不大一会儿,暖意就会慢慢穿透鞋底,温暖双脚,传遍全身。

待我有了自己的儿子,孩子的外婆把他当珍宝似的,叫他阿宝。父亲认为不妥,取小名叫梦然,说:“我梦到我崇拜的英雄了,就叫梦然吧。”父亲崇拜的英雄叫蒋天然,赫赫有名的新四军抗日英雄,父亲与他曾是战友,一同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外婆和父母早已离去多年,留给我的小名,在退休之年还有人叫,感觉不仅仅是亲情,更像一条看不见却恒久存在的“脐带”,把被岁月吹散的“我”重新系回生命的原点。

我终于明白:小名不是童年的尾巴,而是人生的根脉。只要还有人肯这样叫我,我就仍是那个在奔跑中磕掉牙,却满嘴都是幸福的“大宝”。

最是橙黄橘绿时

张晓敏

初冬时节,苏轼在《赠刘景文》中写下“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描述的就是此刻的秋末冬初景象。橙子发黄,橘子将黄犹绿,勃勃生机的绿意被苏轼认为是一年中最美的景致。

岁月无声,四季更替,冬天的第一缕寒风拂过,大地悄然换上了暮秋初冬独有的色彩。树上的果实熟了,黄叶飘零,枫叶霜红、层林尽染,在这片斑斓的美好里,能真切感受到生命的热烈与灿烂。

之前总想着,初冬的秋色该是韵味十足的。现在居家,才发现小区的秋也是很有特色的。

立冬节气这几天,接连下了几场透雨,雨过之后天空放晴。难得的好天气,太阳照耀着大地,天空湛蓝,眼前的景物愈发明亮,走在小区里,树叶或黄或红,整个小区绚丽多彩。

我忽然惊觉:小区的秋,早已如约而至。不必跋涉山川,小区的秋色,便已把人间绮丽酿成了诗。

植物最能捕捉风和季节的变化,树木枝头仍有苍绿,间或点缀着红

黄,酝酿了一整年的“橙黄橘绿”,终于盛装登场,让人忍不住赴这场秋日邂逅,与美好不期而遇。

暖阳下、冬日里,我在小区邂逅了秋色。银杏叶的金黄、樱花叶的深红、朴树的浅黄、蔷薇叶的橙黄暗绿、石榴叶的橙黄、枫叶的鲜红……它们在色彩变换中讲述着秋色的故事。

冷风起,叶落归根。枝繁叶茂曾托举生命成长,随着季节的轮回,化作了柔软的铠甲、肥沃的泥土。

西府海棠的果子变成了温润的黄色,尚未变红,或许是小区大树较多,遮挡了光照,别处的海棠果想来已是满枝通红。

山楂红了。一眼看见,不自觉就嘴里冒酸水——果子已经红得浓艳,表面满是小雀斑,模样十分可爱。咬一口,酸甜开胃。

枫叶飒飒,银杏铺金,风过林梢,带着冬的私语。这个初冬不必远行,楼下斑斓的色彩与温暖,正等你签收。在悠然自在的冬天里,和所有的美好不期而遇。

四季轮回,岁月流转,一切美好都将在这个冬天沉淀成金黄色、赤红色……共同染就小区的冬日画卷,不妨放慢脚步,漫步小区,让心灵在美景中得以休憩,感受那份独属于初冬的静谧与壮美。

闲暇时光,去观察植物的变化,感受四季流转,不用去远方。自己的小区也可以,去发现身边的美好,在最平凡的角落发现不寻常,才是真正的收获。

